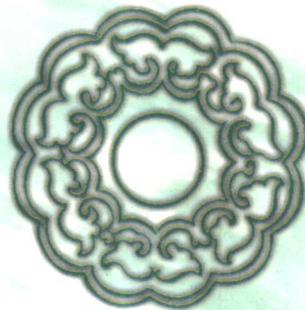


宏观政治学

严 强 张凤阳 温晋锋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宏观政治理学

严强 张凤阳 温晋锋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宏观政治学/严强, 张凤阳, 温晋锋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6 (2001.4 重印)

ISBN 7-305-03222-0

I . 宏... II . ①严... ②张... ③温... III . 政治学

N .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2203 号

宏观政治学

严强 张凤阳 温晋锋 著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编 210093)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字数 303 千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9001—12000 册

ISBN 7-305-03222-0/D · 360

定价: 14.50 元

(南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退换)

前　　言

在人类的知识与信息系统中,政治科学是孕育与发生得比较早的一个门类。可以说,它与哲学科学一样悠远流长。当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在 2300 多年前撰写他那本创世之作《政治学》时,今天引以骄傲的自然科学还在襁褓之中。但是,政治科学并没有因为它古老而失去活力,在人类正以矫健的步伐迈向 21 世纪时,它依旧生气盎然,魅力无比。

政治科学是对现实政治生活的结构、过程及其变化规律的概括与总结,因此,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永远是政治科学发展最终源泉。但是,作为客观的知识体系,政治科学又是历史上的与现实中的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多彩的政治实践为政治科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完善的政治科学知识体系则成为人们观察、理解、预测、评价政治生活的指南。政治科学作用于人们的思维,激发人们创新,指导人们行动,从而成为推动现实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

人类的政治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既复杂多样,又变化不止。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对它加以审视与分析。政治生活同其它领域的社会生活相比,可能更多地包含着权力和利益以及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因此,在进行政治生活的经验分析或规范分析时,有些学者更多地强调社会公共权力配置的一面,并以政治权力为核心概念勾划政治科学的知识体系,从而建立起以政治权力为中心内容

的政治学，即权力政治学。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注重利益的分配与实现的一面，并以政治利益分配或价值分配为中核概念勾划政治科学的知识体系，从而建立起以政治利益为中心内容的政治学，即利益政治学。

政治生活同其它的社会生活一样，有其静态结构的一面，也有其动态功能的一面，两者相辅相成。因此，有些学者则比较注重政治生活的静态方面，并以政治结构为核心范畴构建政治科学的知识体系，从而建立起以政治结构为中心内容的静态政治学或结构政治学，而另外的学者则更看重政治生活的动态方面，并以政治功能为核心范畴构建政治科学的知识体系，从而建立起以政治功能为中心内容的动态政治学或功能政治学。

政治生活除了可以从静态与动态即结构与功能的角度来观察以外，它事实上还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宏观的层面，一是微观的层面。在不同的层面上，政治家要处理的问题、政治学家要关注的重心是不一样的。在宏观的政治生活层面上，人们所要解决的、所要研究的是政治生活的有序整合、政治资源的动员与配置、政治制度的创新与发展等问题。在微观的政治生活层面上，人们所要解决的、所要研究的则是政治角色和政治群体的各种行为动机以及政治利益实现的途径等问题。

以政治生活的宏观层面为研究对象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科学知识体系为宏观政治学，它主要研究作为系统与整体的政治生活的外部的与内部的生态结构以及作为过程的政治演变与发展的规律。以政治生活的微观层面为研究对象所建立起来的政治科学的知识体系为微观政治学，它主要研究作为个体与群体行为体系的政治生活的行为结构与行为演变的规律。

宏观政治学与微观政治学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辅相成。两者的区别在于，宏观政治学注重观察和理解政治权力的配置，而微观政治学则注重政治利益的实现。两者的联系在于，没有对政治生活

系统的、整体的把握，不知道政治权力有效配置的过程与规律，也就无法理解个体的与群体的政治行为。反过来，不去研究具体的政治行为，也就无法去把握政治生活的系统的生态结构与整体的变化、发展。同时，无论是宏观的政治学，还是微观的政治学，都把对政治生活的静态结构与动态功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在现代社会中，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都无法完全置身于政治生活之外。正如曾经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罗伯特·达尔教授所说的，“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既然是这样，人们就应当懂一点政治，对政治有所理解，有所把握。而对现实的或历史的政治生活的理解与把握，不能完全依赖于亲身参加政治实践。固然，从亲身参与的政治实践中，人们可以获得政治的直接经验，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只能从直接经验中学习到十分有限的政治知识，大量的政治知识还需要靠政治科学来提供。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宏观政治学》只是想对那些试图理解和把握政治知识的人给予一点帮助。因为，政治生活太复杂多样了，太变化无穷了，我们所能提供的充其量也只是我们这个时代丰富而变化的政治知识中的一小点。而且，我们只是先提供了政治生活宏观层面的分析，至于政治生活微观层面的分析我们还正在做，只能稍后一点再提供出来。

目 录

第一章 政治生活与政治科学	1
第一节 人与社会政治关系	1
一、现实的人的政治属性	1
二、政治人存在的条件	3
三、人的政治关系的复杂性	6
第二节 政治认知的轨迹	9
一、西方传统政治认知的轨迹	9
二、东方传统政治认知的轨迹.....	18
三、当代西方政治认知的线索.....	20
四、政治认知史上的革命.....	30
第三节 政治知识的体系	36
一、政治知识的性质	36
二、政治知识的体系	40
三、政治知识的核心.....	42
第四节 政治学的科学性	49
一、对政治学科学性的怀疑.....	49
二、政治学科学性的论证.....	51
第五节 宏观政治分析方法	60
一、宏观政治分析的方法体系.....	60
二、宏观政治分析的具体方法.....	62

三、宏观政治分析的具体技术.....	65
第二章 政治生活系统	70
第一节 政治生活的系统性	70
一、政治系统.....	70
二、政治共同体.....	75
三、政治形态.....	78
第二节 政治系统的内环境	81
一、自然因素与政治系统的互动.....	81
二、人口因素与政治系统的互动.....	89
三、经济因素与政治系统的互动.....	93
四、文化因素与政治系统的互动.....	96
第三节 政治系统的外环境.....	100
一、国际行为主体与政治系统的关联	100
二、国际关系与政治系统的关联	102
三、国际秩序与政治系统的关联	105
第四节 政治系统内部结构.....	109
一、政治系统结构要素	109
二、政治体制	112
三、政治制度	116
第三章 政治行为主体	124
第一节 行为主体的结构分析.....	124
一、作为政治人的政治行为主体	124
二、作为角色的政治行为主体	130
三、作为团体的政治行为主体	135
第二节 行为主体的文化阐释.....	141
一、政治文化与政治行为	141
二、个人意识与群体意识的互动	148
三、政治社会化与再社会化	155

第三节 行为主体的类型比较	162
一、阶级	162
二、民族	172
三、政党	180
四、政治家	190
第四章 政治权力配置	199
 第一节 国家政治权力及其总量	199
一、权力与政治权力	199
二、政治权力的内在结构	202
三、政治权力的特性	204
四、政治权力总量	206
 第二节 国家政权的横向配置	215
一、三权分立原则	215
二、议行合一原则	222
 第三节 国家政权的纵向配置	225
一、集权制与分权制	225
二、单一制与复合制	230
三、分权的模式与类型	233
四、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	237
第五章 政治运行机制	247
 第一节 政治统治	247
一、政治统治的体系与特征	247
二、政治统治的基础与范围	251
三、政治统治的目标与手段	256
 第二节 政治决策	260
一、政治决策的特点和作用	260
二、政治决策的性质与结构	263
三、政治决策的原则和过程	267

第三节 政治参与	273
一、政治参与的特征与意义	273
二、政治参与的类型和形式	276
三、政治参与的因素与控制	281
第四节 政治监督	286
一、政治监督的要素与依据	286
二、政治监督的原则与体系	290
三、政治监督的改革与完善	293
第六章 政治发展过程	300
第一节 政治发展的一般逻辑	300
一、政治发展的实质和动力	300
二、政治发展的内容与目标	304
第二节 政治发展的西方类型	310
一、制度变革的两种模式	310
二、体制演进的主要走向	318
三、遏制发展的矛盾障碍	325
第三节 政治发展的现代特色	329
一、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难题	329
二、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333
三、稳定与变革的矛盾	338
四、自主与开放的矛盾	344
第四节 政治发展的未来趋势	349
一、政治发展史上的革命变革	349
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民主化	354
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现代化	359
四、国家消亡和政治消亡	371

第一章 政治生活与政治科学

第一节 人与社会政治关系

一、现实人的政治属性

科学的政治学不同意将抽象的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研究的出发点是在社会中生活着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的”人。因为脱离社会的人，不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是抽象的人，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凡是具体的、现实的人身上都包含着个体与社会的矛盾。一个现实的、“社会的”人是从有生命的、然而是非社会的存在物经过社会化过程发展而来的。婴儿刚刚来到人世间时，它并不是一个社会的人，它还只是一个有生命的生物体。它必须经过“社会化”，才能变成一个真正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人。

一个在社会中活动着的人，必然与他人、与社会结成各种各样的关系。他要改造自然，生产出维持自己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他就必须与他人结成生产关系；如果他生产的产品需要进行交换，他就创造着经济关系；如若他组成家庭，并生育了后代，在其身上就增加出婚姻关系、血缘关系，等等。因此，人的本质不是由其肉体、骨骼，即不是由其生物学的属性来决定的，而是由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决定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在批判人本主义哲学家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时才正确地指出：“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

一个具体的人，一个现实的人，处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每一种社会关系都赋予他一定的角色。一个人身上可以有多种关系，因而他也就同时扮演多种角色，形成角色丛。每种角色都使人成为一种专门的人。因此，具体的人可以是个“血缘人”、“伦理人”、“经济人”、“理性人”，可能还会是一个“宗教人”。

在存在社会分化，或出现阶级、阶层关系，从而需要对公共领域价值作出权威性分配的社会中，一个现实的人身上还要多承担一层政治关系，还会多扮演一个政治角色。亚里士多德这位从古希腊的城邦中产生出来的政治学家就说过一句话：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现代政治学家达尔也指出，“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一位公民，在一个国家、市镇、学校、教会、商行、工会、俱乐部、政党、公民社团以及许多其他组织的治理部门中，处处都会碰到政治。”^② 达尔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是相同的，政治与政治生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将一个具体的人分成“经济人”、“伦理人”、“理性人”、“宗教人”、“政治人”，并不是说现实社会中的人就是以此分成若干种类别的，也不是说一个人是由这几大部分构成的。现实的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通过活动，结成了多种社会关系，从而人在社会的舞台上会扮演多个角色。我们把现实人所承担的角色分开来观察，一个人仿佛就能被分解成几个人。因此，如果孤立地去研究所谓的“经济人”、所谓的“理性人”、所谓的“伦理人”以及所谓的“政治人”，这种研究就很难是科学的。因为脱离了其它社会关系去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② 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察人身上存在的某种特定的关系，这种特定关系就无法说清楚。

二、政治人存在的条件

亚里士多德强调人身上具有政治关系，这种看法在今天仍然是正确的。但是，要让这一见解更完善一点，我们就必须补充两方面的知识：一方面是作为一个类的人从无政治状态向政治生活的过渡；另一方面是作为个体的人从无政治状态向政治生活的过渡。作为一个类，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处在政治生活之中的。刚从动物界脱离出来的人类，为了不被其它的动物所侵扰、所消灭，必然是群居的。为了生存和协调群体之间、个体之间的矛盾，刚刚形成的人类必然要发展起组织公共生活的管理机构和为了管理而制定的各种约定俗成的、不成文的规则。氏族、胞族、部落制度正是人类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上所产生的管理机构和管理规则的总和。

这种人类发展早期阶段上的公共管理机构、公共管理制度和规则，是一种“原始民主制”或“原始军事民主集中制”。尽管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这一著作中曾讲过，“酋长统治集团在形式上是一种寡头政治，但却是古老类型的代议制的民主制”，但是，摩尔根只是用当代人的说法去比喻性地描述一种原始的状态，因为严格地说来，这时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治”。^①

法国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不同意关于只有到了阶级社会，有了国家才有政治的看法。其理由是两个：一是在现代社会中，在国家以外也存在政治权力；二是从无国家形式的社会到有国家形式的社会之间存在许多中间类型，其中就会有带有政治因素的社会。他将无文字社会的制度分为三类：散落社会制度、散落国家社会制度、中央集权国家社会制度。认为在“基本上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散落社会里，家族集团及环节相互间的“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52页。

抗与冲突、联盟体系、调解方式——这些基本上都属于政治关系”。^①

迪韦尔热将政治关系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考察，把历史上的政治关系分为两大段：无文字社会的政治关系，有文字（即有史）社会的政治关系。在后一段中又分出“发展社会”（即现代社会）的政治关系。应当说这种细分的方法是合理的。在区分有文字社会与无文字社会时，迪韦尔热显然没有完全采用摩尔根的做法，他认为文字的出现比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要晚。而摩尔根则将文明、文字、有史、阶级、国家看作是同时的。即有了文字，人类即从野蛮进入文明，社会则成为有史社会，与此同时，阶级、国家也产生出来。迪韦尔热对摩尔根的看法提出修改，这一点是正常的。我们并不反对进一步去研究文字的出现与阶级、国家的产生是否同步的问题。但现在问题的实质是，迪韦尔热通过细分，将政治与阶级、国家的对应关系取消了，并从逻辑上得出政治关系是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永恒的关系的结论。

这一点其实并没有得到证明。因为前面所提到的两个理由并不能支撑迪韦尔热的结论。首先，在现代社会中，确实在国家之外存在着政治权力，但是，这些政治权力一方面并不是普遍的，另一方面，其之所以存在，恰恰是因为已经有国家存在了。一些现今还保留着原始部落制度的少数土著人种，他们往往借用了现代国家中的政治形式来处理公共事务。而在没有国家之前的部落制度中，这种权力是不可能有的。

其次，认真研究从无国家社会到有国家社会之间各种过渡环节是必要的，而且，研究得越充分，我们对原生态的国家产生的过程就会了解得更透彻。但是，从无国家社会到有国家社会的过渡不完全是一个量变过程，它更重要的是一个质变的过程。正是在质变

^① 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64 页。

的关节点上,国家产生了。伴随国家的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关系也出现了。

那么,人类是如何从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发展到有阶级、有国家的社会的呢?这一过程早已成为远古的历史了,我们所能找到的详细说明这一过程的文字资料、考古实物也非常少,再加上这一过程十分漫长、曲折,而且决不可能再复制出来,因此,后人只能从理论上给出其主要的逻辑线索。

大概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中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在经济领域中贯彻的不再是完全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当交换和商业渗透到人类的经济活动之中并成为占据主要地位的方式时,人们的个体的或团体的利益开始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由于所占有的资源不同、在劳动中所能发挥的天赋能力的不同,再加上实际的机会不同,从而不同的人或集团所获得的利益也就不同。这种开始时的微小的差异一旦积累起来,就会最终导致财富的两极分化。分工、交换、贫富两极分化,其结果是私有制出现,社会分裂为利益对立的若干集团。其中有些大的集团能占有别的集团的劳动。阶级便产生了。

原始民主制的机构存在的基础是氏族、血缘关系,这种氏族、胞族、部落内部的公共管理机构依靠的是约定俗成的伦理规范和各种“禁忌”。一旦血缘关系解体,不同氏族混居在一起,不同的“禁忌”就会相互矛盾。这时,所需要的就不可能再是只处理本氏族公共事务的那种狭小机构了,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也不能只是适用于具体氏族的某些律条和“禁忌”了。原始权力真正的“公共性”从此消失了。社会必须建立起超越于个别氏族或部落之上的、对各个氏族都普遍适用的、并且是经过人们协商后自觉制定出来的种种新规范。

从此以后人类社会在其原有的血缘关系、经济关系、伦理关系、精神关系之外就产生出了一种新的关系:政治关系。这种关系

一方面不断渗透到其它的社会关系之中，使其它的各种关系不断“打”上政治关系的烙印；另一方面，这种关系也在不断发展，首先出现的是阶级、阶层关系，接着从阶级、阶层关系中分化出各种利益集团关系，并逐步产生出与国家相联系的、与法制相联系的各种带有强制的关系，后来，在阶级与利益集团的基础上又产生出政党关系。在国家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还产生出国家间的关系即国际关系。只有等到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由阶级差别所造成的其它各种差别也消失了，各种政治关系才会退出人类的社会生活。

就个人而言，也有一个政治社会化的问题。当一个新生命降临到人世间时，他还不能马上被称作是一个社会人，他只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要变成社会意义上的人，需要经过一个政治社会化过程。在一个人未成为“政治人”以前，社会上通行的政治体制、政治制度、政治规范、政治传统、政治文化已经作为一种客观的政治力量存在了。这些当时人们普遍认同的政治规范、政治传统、政治文化，通过家庭的培育、学校的教育、同龄群体的交往、社会各种传媒的影响等多种形式，灌输给新一代。同时，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又会加入一定的政治组织，并接受组织在长时期内形成的并一直流传的特殊的政治规范。这样，一个新的社会成员便会形成具有其个性特征的政治行为价值和政治判断标准。就个体的成长与发育来看，个人进入政治生活的时间一般地说不如进入经济、思想、伦理等等生活那么方便、简单、迅速。

三、人的政治关系的复杂性

可见，大凡是活生生的人、具体的人、现实的人都承担着各种关系，其中也包括政治关系，现实的人是各种关系其中也包括政治关系的承担者。就这一点来说，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达尔没有多大的两样。但与这些古代的和现代的资产阶级学者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者们在承认现实的人具有政治关系

和政治属性的时候，总是强调人的政治属性的变动性与复杂性。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讨论人的政治关系时，注意研究其阶段性与条件性。政治属性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属性，也决不是人类永恒的属性。马克思主义将现实人的政治属性限定在阶级社会和国家存在的时空之内。人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关系与政治属性的，人身上的这种属性与关系只有到了社会分化出公共领域、出现了阶级和不同的利益群体时，特别是产生出公共权力及其管理机构时，才被创造出来。随着阶级的消灭和由此引起的一切差别的消失，人类的政治关系与政治属性就会消失。

其次，马克思主义在考察人的政治关系与政治属性的时候，提醒人们要注意其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差异。一个人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属性和他客观上已经承担的政治关系，同他本人对自身的这一属性的理解，以及他对已经承担的政治关系的知觉，常常是不一致的。

一般地说，一个人对自身所具有的政治属性的理解与他对整个政治生活的认识程度有关。有的人对政治有深知，从而他能较为敏感、较为准确地了解他在政治关系和等级中的位置；一个人对政治的了解很一般，从而他对自己的政治角色的把握也就很肤浅；若一个人对政治根本上是无知的，同样，他对自己所具有的政治身份也就模糊不清。

有时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况，一个人如若对政治很热衷，他就会想方设法渲染、夸大自己身上的政治关系，以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一个人若对政治参与表现得很平淡，他就会淡化自己身上的政治关系；而当一个人对政治表示出冷漠时，他就会厌恶各种政治关系，否认与他人的政治关联。所以，当一个人向别人吹嘘其了不起的政治地位和政治经历，以及他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时，事情往往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而当一个人矢口否认他的各种政治经历或具有的政治关系时，也绝不表明他真的是如此。